

山村女兒

評劇

王昌言作



前　記

这个剧本描写了太行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破获潜藏特务的故事。

反动地主富得貴，土改时逃跑了，在太原加入特务组织，为了潜回家乡，进行特务活动，便诈称病死，将灵柩运回村庄，富也暗中回村，隐藏在坟地附近的石洞里，通过冯四发展组织。一个夜晚，冯妻爱莲见冯暗入富家，心中大疑。便叫门入内，从炕洞找到冯四，爱莲怀疑丈夫与富妻红辣椒通奸，果然红辣椒供认不讳。这件事情引起了村支书李天明和公安员刘金萍的注意，根据其他迹象，断定冯与红辣椒不仅是通奸关系。便动员爱莲，监视冯四，又一个夜晚，爱莲假装睡眠，见冯灯下暗将一写成的信纸；加上封皮，天明要发出。爱莲等冯睡后，将信纸抽出，又换进一张白纸，冯不知，拿信走后，爱莲将信急交李天明，真相大白。天明，金萍带民兵，将富得貴、冯四、红辣椒等人一网打尽。

剧本原名《山村的姑娘》，不少剧团曾经上演，现本係根据一些剧团演出后，观众和导演、演员的意见，修改而成的。

人 物

王爱莲——二十五岁。

渴 四——三十多岁。爱莲丈夫。

王大娘——五十多岁，爱莲母。

小 莲——十二三岁，爱莲妹。

李天明——六十岁，共产党员，村长兼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刘金萍——二十岁，共青团员，村治安员。

冯老多——六十多岁。

富得贵——五十岁，外号“老狗熊”。

徐二梅——三十多岁，富得贵妻，外号“红辣椒”。

干部二人。

民兵数人。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五年麦收前，河北省西部一个小山村里。

第一場 哭 疣

太阳落山的时候，村头上，富得贵的大门关着，门上插着一支白灵旗，被风吹的摆来摆去。王大娘和小莲提着小篮，刚从地里剜菜回来。

王大娘 小莲，你走慢点，娘跑着都跟不上你呀！（唱）
日头刚刚沾西山，

你心急着往回跑來往回顛！
如今时兴了大脚板，
姑娘們簡直像燕子一般！

小蓮娘：你說大脚板不好嗎？

王大娘：好，誰說不好來！毛主席來了，什麼都好啊！
地也分了，羊也分了，就一样分的我相不中。

小蓮那樣相不中？

王大娘：姑娘們一條辮子也分成兩條，梳着多麻煩！

小蓮：又是你這老一套。哎！娘，聽有人哭？（看）

唉！怎麼紅辣椒門口挂上白繢啦？

王大娘：是啊！老狗熊跑了，她家沒有別人，是誰死了？小蓮，听听她哭什么！

小蓮：啊。

紅辣椒：（內唱小人哭歌）

十冬腊月响沉雷！

（邊哭邊開門，站在門口，斜了大娘一眼，裝沒看見，哭唱）

想不到丈夫作了早死的人！

真指望你能回家种田地，

却怎么一付灵柩送回村，

魂灵哭的我泪像黄河水，

好似那万把刀刺我的心。

从今后誰是左膀右臂，

風吹灯灭摸了黑。

只哭的嗓子干哑以喘气！

馮四、王愛蓮上。也是剛從地里回來。

馮四 (唱) 叫愛蓮你快來看個真。

愛蓮道，你看是我哄你不是？(指白牆。)

王愛蓮道 真是老狗熊死啦！(見王大娘)娘！

小蓮 (拉住馮四)姐夫！

王大娘 馮四，真是老狗熊死啦！

馮四 娘，死了人还能假！(裝作严肃的向紅辣椒)要哭。

上家哭去，臭娘兒們！

紅辣椒 (哭) 我那早死的人哪！(遂家。)

王大娘 天爺爺！真是老狗熊死啦！(往事涌上心头)富得

貴，你也有这一天哪！(唱)

富得貴門口插上白幡，

心里不由的想起从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腊月二十九雪天。

長工們這天把工下，

愛蓮哪！偏偏你爹不見面还！

娘正在門口把他盼，

門外邊尖叫一声叫人胆寒。

急忙开开门兩扇，

就在这里呀！(接唱)

你爹他躺倒在雪里邊！

白雪上鮮血一大片，

他一腿伸來一腿舉。

你爹他斷斷續續對娘講：
都因為富賊要扣工錢。
你爹不從他就把臉變，
狗腿子們像群瘋狗往上躥。
當場把你爹右腿打斷，
落了个半輩子受苦半輩子殘！

王婆蓮（唱）這番話娘講了千百遍，
每聽一遍仇恨添！
恨只恨土改時富賊逃竄，
沒能夠仇報仇來冤報冤。
只說報仇終有日，
想不到富賊病死在太原！

第四場 別哭了，娘！今天是紅辣椒哭的日子，咱們應該高興呀！

王婆蓮 是呀，別哭了，娘！（擦淚。）

王大娘（擦去眼泪，唱）

土地改革把天地翻，
毛主席扶起咱們站到人前。
把咱這破房子和富家調換，
几輩子受苦人有了莊田。
就这样你爹臨死還不合眼，
恨自己死在富賊前邊。
富賊呀！
只当你远走高飞青天外，

原来你也有这一天。

这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是恶人难逃鬼门三关！

王爱莲 又是鬼门关，娘，你这迷信思想，啥时候才变过来？

王大娘 又批评娘，就你们进步！

冯 四 爱莲，天不早了，讓娘回去吧，傍晚风凉了。

王爱莲 回家吧，娘。

王大娘 回去。爱莲，老狗熊死了，咱的仇也算报了，今天晚上咱们包饺子吃，叫他姐夫也过来。

小 莲 姐夫，听见了吧，晚上请你吃饺子。

冯 四 一会儿就去，小莲。

王大娘、小莲下。

冯 四 爱莲，你们王家和富家的仇气还真不小！

王爱莲 我们王家？全村人谁和富家没有仇？

冯 四 对对，全村人谁没受过富家剥削，就说我爹，给富家跑跳了几十年，临死还不是饿死的。爱莲，你还记得土改时我诉苦吗？

王爱莲 诉苦的那样多，我早忘了。

冯 四 那时你还是这么高一个毛丫头，哪有心记这事。诉苦会上，我刚说了一半，大家都哭了。最后我喊：“打倒地主恶霸”，大伙也都跟着喊起来。

嘿！那真叫威风！

王爱莲 别提你那过五关斩六将了。你说，富得貴棺材
送回来，我们给他埋不埋？

冯四 人已经死了，不理怎么办？

王爱莲 报着我，打开棺材，把死尸给他揭出来！

冯四 (惊)啊！(笑)别闹这没下巴壳的话了，孩子该一
吃奶了，回去吧！

王爱莲 还揭着灵幡，要什么气派！

拔下灵旗，拆断掉在地下，恨恨的下。

冯四 听！(唱)

听爱莲一番话我心里打战，
到如今她与富家还有这大仇冤！

富大叔待我恩非浅，
我的爹几十年靠他吃穿。

临逃跑把财物暗托我管，
我冯四从此才真把身翻。

思想灵活手里方便，
参加了互助组娶了爱莲。

唉！谁想到去年相遇在太原，
他的财物变成了一条铁链，

从此后紧紧把我拴！

这一次回……(心中害怕，四下观望)

这一次回家来实在危险，
偏偏的爱莲与他仇大如天！

我好似山稜上走路提心吊胆，

一步蹬空一辈子全完！

唉！怎么日头还不落呀！

冯四焦急的看着落山的太阳。李天明、刘金萍上。

李天明 (唱) 一春无雨四月旱，

刚出土的小苗快晒干！

一条水渠勤查好，

人心不齐劲工难。

刘金萍 社长，不就是冯四的问题吗？咱们找他谈谈去。

李天明 (摇摇头) 不是那么容易！

冯四 (听见谈他，转身迎了上来) 李社长，天黑了，你往哪去？

刘金萍 冯四，正找你，你到底入社不入社？

冯四 我不是说啦，正在考虑嘛。

李天明 你没个时候考虑好！

冯四 村长，你怎么这样看我，我什么地方落过后，要不是怕我一入社，互助组垮了，我早入啦。

李天明 互助组垮了？垮了我包着。

冯四 你包着？

刘金萍 冯四，你就看看你那个组，你应该看看合作社，看看全村。今天跟你商量件事：为了咱村二百亩小苗，打算开一条渠，想经过你的责任地……

冯四 经过我的责任地？

刘金萍 是啊，整整占了你这一条地，可夠不着浇你的庄稼，你一定不会願意，可是从別处修，水就过不来。你整天表示听党的話，今天就看是不是真进步了。

冯 四 村长，金萍，这样好不好，入社的事，我再想想，一条地可以先交社里修渠使用，这不行嗎？

李天明 (很意外)先交社修渠使用。

冯 四 是啊。

李天明 当然好啊，社里是不会白占你的地的。

刘金萍 (高兴的)社長，怎么样？

李天明 不錯呀；冯四，可得是真心話呀！

冯 四 当然是真心話。

李天明 那你們組抗旱問題怎么解决？

冯 四 我們多挖几个聚水池，就解决了。

李天明 好，再告你一个事，你去对老齐說，明天你們組各出两个人，合作社出四个人，埋富得貴。

刘金萍 这么忙，还埋他！

李天明 不埋怎么办？

刘金萍 一笔笔的血債，拉出来讓狗吃了他！

冯 四 啊！

李天明 别說楞惹話啦！冯四，你告老齐說去，金萍你讓红辣椒准备准备，我布置一下修渠的事。

湖圆下。

李天明 (自言自語)冯四今天变的可真快！(下。)

刘金萍 徐二梅！

红辣椒 (内哭) 我那早死的人哪！ (开门上，唱)

徐二梅在灵前好悲伤；

泪珠滚滚湿透衣裳。

是誰門外把我叫，

哟！ 原是金萍好姑娘。

有啥事就在門外講，

家里边气味不好有点太髒！

刘金萍 (唱) 到明天乡亲們給你把人算，

你要把一切東西准备停当！

红辣椒 (唱) 謝謝干部們費心照顧，

惊动的乡亲們齐來帮忙。

他要能回家种地該多好，

乡亲們教育他改換思想。

偏偏的老天不肯从人願，

一場大病死在外乡。

我那苦命的人哪！

刘金萍 别來好听的啦！ (唱)

三辈子地主把福享，

整天泡在香油缸。

穷人的血汗把他喂大，

他的命苦誰的命香！

红辣椒 哎！ 我那……我那短命的人哪！

刘金萍 嘿！ (唱)

作恶多端早该死，
多活一天人民遭殃。
土改时要不让他逃跑掉，
也得给屈死的人们把命偿！

红辣椒 我那……我那人哪！（关门进家。）

刘金萍 （唱）说哭不像哭，
说唱不像唱，
半辈子“破鞋”还装的什么腔！
给他埋人，真有点打不通思想！（下。）
天更黑了，冯四悄悄的上，轻轻敲门。

红辣椒 （内）谁？

冯 四 我。

红辣椒 没人看見？

冯 四 没有。大娘，事情有点不妙！很多人到处喊要
开棺揭尸，讓大叔可要准备着点！

红辣椒 阿弥陀佛，一开棺就全完了！冯四你多费心
吧，反正咱们是一条绳拴着两个蚂蚱！

冯 四 大娘，我尽力而为，我走啦。（溜下。）

红辣椒 老天保佑吧！千万别开棺揭尸啊！（朝天磕了
个头，关门下。）

第二場 送伞

中幕前。十几天以后的夜里，雷声轰隆作响，冯四打

铁锁上。

冯 四 (唱) 夜深人静上东山，
一边走暗暗打算盘。
自从富大叔回家转，
心里像吊桶打水上下翻！
在白天每日三餐吃不下饭，
到晚上睡在梦里还打战！
对着爱莲，强把窝窝往下咽，
露出笑脸哄孩子玩。
只说是富大叔很快回转，
谁想到又让我打洞在东山。
看光景十天半月不会走，
冯四我好象面临鬼门关！

打雷了。好歹别下雨呀！下了雨再說去挖聚水池，
别人就不信了。今夜里无论如何得把地洞打好！

一声雷响，冯四急下。雷声越来越大，少时，雨沙沙的下起来。王爱莲打着雨伞，手拿一塊喂布上。

王爱莲 (唱) 一声雷响阴了天， (风雨飘摇，努力撑住雨伞，在泥泞中前进，唱)
急雨沙沙下的快，
到明天再不用发愁干旱，
一場春雨兆半年。
这些天冯四挖池累的夠嗰，
每日里从黄昏挖到三更天。

白天三餐强用饭，
到夜晚翻来复去睡不舒坦。
今夜里南凹去修水，
倾盆大雨不见回还！
身子累又没有吃过饭，
怕的是冷雨浇头病在外边！
顾不得天黑路滑忙去送伞。（抓起雨伞，一步一步的走下山路）

冯四！ 宝他爹！（接唱）

是怎么公不在南凹前？

南凹怎么没有他？聚水池的水都满了。（喊）冯四！
宝他爹！（回答的是山音和雷声）是了，想是从小路回去了，和我走的岔开了。我从小路赶了回去！（跌跌绊绊的往前走。这时一声雷响，爱莲不自觉的往旁边躲去。冯四满头是水面上。一边擦眼一边东张西望，溜下。）

王爱莲 一个黑影！怎么溜着墙跟跑？莫非是个坏人？

我不能让他跑了，（追了两步，又一声沉雷，跟着一道闪光）啊！是冯四！（唱）

一声雷，一道闪电，
分明是冯四跑在前边。

为什么不进街绕着村转？（看）

呀！（接唱）

为什么直扑富家大门前？
弯腰飞跑贼模样，

顿觉的我眼前黑漆一团……(浑身軟弱无力，忽又振作起来)

哼！不管他是好事坏事，我定要着个明白！(在風雨中奔下。)

第三場 遇 蔡

紅辣椒的房子里，一盘炕和一些簡單的家俱，墙左边有个通里屋的小門。开幕时，一声雷响，紅辣椒从炕上坐了起来。

紅辣椒 (唱) 沉雷响，变了天，
急雨沙沙打屋檐。
耳听的驴叫夜过半，
为什么冯四还不到门前？
趁着雨来多公好，
也免的提心吊胆叫人看見！(牆角咚咚發响)
又听的牆角咚咚响，
准是我当家的等的不耐烦。(推开里屋小門，
进去打开地洞)

半夜了，你出来風凉一会吧。

富得貴从小門探出脑袋，把屋子裡看了一圈，才走出来。

富得貴 開死我了！(唱)

天倒霉下的是冰雹雨，

地倒霉五谷不丰登。

鸟雀倒霉遭弹打，

人倒霉老鑽黑窟窿。

红辣椒 嘿！怎么腿都湿了！

富得贵 (唱)倒霉人偏遇倒霉事，

耗子也把我欺凌，

大洞里面打小洞，

一下雨大水往里涌！

把我的双脚全泡烂。

浑身上下冷如冰。

红辣椒 快换件干衣服吧。(找衣服)在外边多好，非跑回

家来受罪！

富得贵 (换衣服)在哪里也是鑽窟窿！东山凹的洞，冯四

挖好了没有？

红辣椒 昨天说快了，今天夜里还没来。

富得贵 冯四他媽的，办事一点也不利索，家里地洞算

是不能住了。(看枪)枪也快生锈了！(擦枪。)

外面有輕輕的敲门声。

富得贵 有人敲门！

红辣椒 是冯四吧！

富得贵 可不能大意，我上哪里躲一躲？

红辣椒 退下地洞里，快！

富得贵 洞里水快满啦！

红辣椒 受点委屈，就再下去泡一会儿吧！(把富得贵推入

里屋，急急盖好地洞。翻身开开屋门)谁?

冯四(门外轻声回答)是我。

红辣椒 可也来了!(急去开大门。)

冯四像落汤鸡一样，走了进来。

红辣椒 有人看見嗎?

冯四 雨这样大，没有人看見；冷啊!

红辣椒 有酒，快喝一口。(从炕洞拿出一瓶酒給冯四，又进里屋)是冯四，出来吧。

富得贵(从小出来)冯四，孩子！衣服都湿了！(假慈悲的)二梅，給冯四找身衣服換換。

冯四 不要緊。大叔，你的衣服怎么也湿了？

富得贵 地洞全漏水了！东山四的洞挖好了嗎？

冯四 洞是好了。不过……大叔，我看你还是走吧。

富得贵 为什么？

冯四 大叔，我真为你担心哪！(唱)

因为我夜里常出去，

恐怕别人有怀疑。

大前天东山去挖洞，

就好象暗中有人把我追。

昨天明也曾把我問，

爱逼他問的我臉上直發灰！

富得贵 你怎么對他們講的？

冯四 (唱)天旱澆地要用水，